

探究臺灣 從史前到歷史時期的變遷

文·圖片提供／顏廷仔（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）



▲圖 1：臺南麻豆水堀頭遺址大湖文化層出土的青銅鏃。

臺灣這塊土地在距今二、三萬年前就有不同的人群住居，這些人歷經舊石器時代、新石器時代，一直到進入使用金屬器的時代，大抵維持小型傳統部落的生活方式，而期間頻繁的島內與島外交通，無形中也形塑了今日所見臺灣多樣化族群的面貌。直到進入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的晚期（自西元九世紀始，直至約當十五至十七世紀間，也被稱為商業時代（the age of commerce）或近代初期的階段，愈來愈多的漢人因魚汛期過境臺灣。1624年，荷蘭人進據臺灣南部，臺灣原住民族從初步被動的與外界互動，到被捲入東亞貿易體系內，除了增加更多與外界

互動的機會外，也逐漸改變其生活形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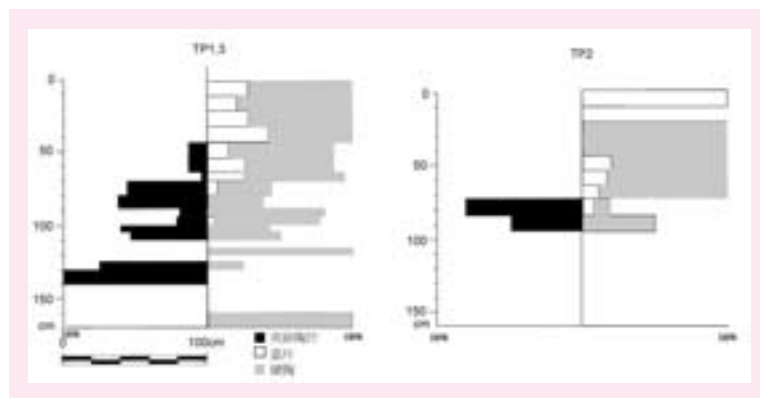
但這樣的交通與互動，在更早的史前時代就已陸續發生，其中在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階段，北部地區的圓山文化地層內，除了北縣的大空坑遺址曾出土青銅鏃之外，位於土城市的土地公山遺址也曾有出土青銅斧的報導；無獨有偶的是，南部地區約當距今二、三千年前的麻豆水堀頭遺址大湖文化層內，也出土了一件青銅鏃，數量雖然不多，卻足以證明這個時期的臺灣已不是孤立狀態。

直到進入金屬器與金石並用階段，這樣的發展愈演愈烈。約當中國唐末、五代至宋元年間（西元九至十二世紀），除了澎湖出現這個時期漢人的遺物外，晚近至宋元時期的地層中甚至出現人類住居的遺跡。如果參酌趙汝適於寶慶元年（1225）所撰的《諸番志》流求國條內有關「旁有口比舍耶國、談馬顏等國」的紀錄，以及有關「乾道七年（1171）四月起知泉州，到郡……，郡實瀕海，中有沙洲數萬畝，號平湖。忽為烏夷號批舍耶者奄至，盡刈所種」中顯示毗舍耶經由臺灣，寇擾泉州沿岸、平

湖（澎湖）的紀錄，或可說明當時臺灣外海澎湖地區的處境。

不只是澎湖，臺灣北部地區的大空坑、埤島橋遺址的十三行文化層中，同樣也有不少這個階段的遺留。如果參酌成書於十六世紀的航海針經《順風相送》所載「福建往琉球」針路的記載，顯示在明代前期的北臺灣已成爲閩東至琉球多條航線的必經之地。直到明代中葉後，因福建地區山多田少，土地貧瘠，生活困苦，加上當時官方海上防衛武力減弱，以及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在中國海域的活動助長走私風氣，直到十七世紀初葉，臺灣大半區域逐漸被納入中亞國際貿易體系中，作爲中、日走私轉口貿易的地點。包括宜蘭礁溪淇武蘭遺址、雲林麥寮雷厝麥寮遺址、臺南新市社內遺址等，都可見到這個時期的遺留。以雷厝遺址出土鹿科獸骨叢集的遺跡爲例，若參酌成書於明萬曆31年（1603）陳第《東番記》內所載有關漳泉漢人於臺灣西南平原獵捕、販售鹿隻活動的梗概，似可略微串連起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間的聯繫。

大抵而言，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期的臺灣，即使在整個東亞貿易體系中屬「邊緣」角色，其影響在當地原住民社會中已逐漸加劇。這些遺址大多處於河川與沿海的交通要徑上，因其便利性，該特



▲圖 2：雷厝遺址出土的陶器與硬陶、瓷片比例圖。

定區位「點」的影響範圍與層面尚且不大，但已逐漸引發他們對不同材質器物的喜好，並逐步改變傳統單一的生活形態。以雷厝遺址爲例，根據文化層內本地製造的陶器，以及外來硬陶、瓷器數量的變化，更說明了原住民逐漸接受到全面使用外來器物的歷程（圖 2、圖 3）。

1624年荷蘭人棄走澎湖，轉戰臺灣南部經營世界貿易，臺灣條地成爲東亞貿易航運的體系中轉運站的要角。荷蘭人以臺南安平爲據點，逐步往南、往東，甚至往北征戰與探勘，很快的就將這種「點」的影響迅速擴及到區域性「面」的變化。因此，除了臺南熱蘭遮城留下了當時荷蘭人作爲貿易基地的遺跡外，也留下荷蘭人轉運中國東南沿海、日本、東南亞等地的陶瓷遺留（圖 4）。而屬於原住民族的部落如社內遺址，除了出土當地製造的陶器外，也摻雜大量外地輸入的陶瓷器。

這個階段雖因貿易之故，遺留在臺品質較佳的器物並不



▲圖 3：雷厝遺址出土的漳州窯釉上彩瓷器。

中，以西南平原爲舞臺，接受較多中國東南沿海人群的移墾，而荷蘭人的治臺措施不僅加深漢文化的輸入，也逐漸撼動當地原住民的生活形態與文化認同。而這些改變隨時代的巨輪愈滾愈快，直至今日以中國閩粵地區爲主體的漢文化，或融入，甚至逐步轉型，取代了臺灣原始文化的體系。



▲圖 4：熱蘭遮城出土的十七世紀卡拉克瓷器。